蜀山劍俠傳/3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○四回　合力助癡龍 地穴神碑騰寶焰　潛蹤聞密語 波心赤煞耀屍光

下一回▶

原來那黑影竟是太白玄金精氣煉成，具有極大威力。人被圍困在內，不消多時，便由氣體化爲實質，彷彿一塊極大鋼鐵，將人埋葬在內。對方如是行家，還能仗着法寶防身，將四面擋住，困在其中，苟延殘喘。若稍微疏忽，不知底細，或是臨變心慌，以爲身外祇是一團黑氣，不難衝破，妄用法寶、飛劍朝前猛衝，立生反應。再要誤發各種雷火，那玄金精氣立成熔質，人便似陷身在一座極大的熔鐵爐內，任何法寶，均難免於煉化，金鐵之質，更無庸說，人也隨同化爲劫灰。端的厲害無比。

這時玄金精氣已快化爲純鋼，宙光盤恰在此時發動，子午神光線所指之處，四外快成實質的精鋼紛紛消滅，化爲烏有。笑和尚正防子午神光大強，寶庫也遭波及，猛覺身上一輕，眼前大放光明，知已脫險，忙收法寶。待要觀察形勢，猛瞥見先前發光之處忽然飛落下三尺大小一團形似燈焰的銀光，比電還亮。中心擁着一個道裝小人，相貌奇古，身長不滿二尺，手掐法訣，朝着自己微笑，把頭一點，往外飛去。跟着便聽外面連聲雷震，趕往庫門一看，由內到外，三層洞門已一齊開放，金霞仍在一旁未動，歸吾和南海雙童正在驚呼相喚。方想出看，忽聞寶庫頂叭的一聲，疑有變故，忙即回身仰望，先前銀焰小人飛墮之處，當中庫頂一團光影剛剛震破，光焰四射，尚未全消。跟着落下一個淡青色的皮囊，由那殘餘光煙托着，輕輕下落。先還恐是法寶，試行法一收，容容易易到了手上。祇見這皮囊通體細鱗，青光閃閃，大約二尺，並未封口。伸手一摸，內裏共有兩

個烏金瓶，高祇數寸。另外一本用竹簡製成的道書，共是七十三頁。除開頭三張朱書古篆，載明庫中藏珍和靈丹妙用而外，底下每頁均是靈符。末一頁又是朱書古篆，大意是說：

三千年前，有一仙人盤犖在此隱修，因爲夙孽太重，雖然積有無數善功，天劫仍難避免。仗着修煉多年，功力高深，在大劫將臨以前，連用百零八日苦功，虔心推算未來因果，運用全力，嚴密佈置。再請一位同道好友相助，將他本身元靈用太白玄金精氣包沒，連同平生所用法寶、神符、靈丹，一齊藏向兩座寶庫之內。再用諸天禁制，將三層內洞一齊封閉，移山換嶽，將整座洞府沉入海底泉眼之內。再以極大神通，重新佈置出一座洞府，與原來的一般無二。就這樣，仍恐仇敵看破，除行法掩蔽，顛倒陰陽，使其無法推算真情，再由那至交同道的元神附在本身肉體之上，在洞中相待，仗着事前留下的二十六道靈符，與強敵惡鬥了二十九天。等到靈符用完，那至交同道的元神突然飛走，盤犖的原體自爲仇敵所毀。對頭雖然神通廣大，煉就蚩尤三盤經，邪法厲害，狡詐無比，覺出對方不應死得這麼快法，連元神也似隨同消滅，不曾遁走。最可疑的是那些有名奇珍一件未用，心中奇怪。但因仙人事前防禦嚴密，設備周詳，元神早已藏入海眼深處，由那至友附身應敵，雙方法力均高。那新佈置的仙山洞府均是寶物，經此二十九日苦戰，十九已化爲劫灰，靈符更具威力妙用。鬥到最後一天上，至友的元神早已隱形遁走。那至友原與對頭相識，元神一經復體，便裝作由遠處得信趕來解勸。事後，仙人便不再現影迹，海底泉眼早已有了仙法掩護。對頭儘管半信半疑，事隔多年，訪查無蹤，又未見有轉世形迹，也就罷了。仙人大禍雖免，元嬰尚還不到功候，便在海底苦修。又隔千年，強仇身遭末次天劫，形神皆滅，仙人的元嬰也早煉到功候。無如當初發願太宏，立意用於八百年苦功煉成天仙，自用所煉太白玄金真氣，將洞府和寶庫嚴密封禁，非到時機，等前古至寶宙光盤二次出世，便將三層洞門打通，也無用處。並且來人一入寶庫，便受玄金精氣包圍，萬無生理。日前回憶前事，定中推算，得知今日功行圓滿，破禁放他的人，正是三千年前至友轉劫到此。爲感昔年高義，除外庫中藏珍、靈丹之外，並將昔年準備飛昇時防禦九天罡煞之氣和左道妖邪途中暗算，留作萬一之備的七十三道靈符一齊相贈。還有那七件奇珍，均經自己千年苦煉而成，多高法力的人也收不去。雖然傳有收法，仍非短時日內所能隨意運用，特在行時代爲行法禁制，以便笑和尚前往收取。不過此寶本身已具靈性，雖經行法禁制，令其改歸新主，到手以後，仍須本身元靈與之相合，否則仍難免於生變。前逃三寶，已落在兩個左道中人手內。本來此寶外人收它不去，因其持有剋制之寶，纔被收去。但仍難應用，將來終於珠還，無須往尋。

笑和尚見那靈符每道均附有用法，越發心喜。那十六粒靈丹，分藏在兩金瓶內，瓶口微

開，立聞清香，想不到得來如此容易。寶主人更是三千年前至交，更加欣慰。隨聽南海雙童連呼師兄，急忙飛身趕往一看，那三件法寶已全縮小，凌空懸立金霞之中，甚是安靜。雙童謹慎，恐又生變，不敢貿然收取。一問經過，纔知雙童正覺三寶威力越增，香雲寶蓋漸有制它不住之勢，笑和尚又似被困庫內，心正危急，倏地一朵銀焰擁着一個道裝小人由庫內飛將出來，將手中靈訣朝外一揚，三寶立發出幾聲異嘯。同時小人也帶着連串雷鳴之聲，往前洞飛去。所過之處，洞壁立開，現出門戶，晃眼無蹤。三寶由此懸在裏面，不再往外衝突。笑和尚不顧答話，朝金霞中一看，三寶最長的也祇七寸大小。其中斧形之寶，乃一塊鐵令符，上刻雙斧。另一月牙形的玉環，上刻六條怪蛇，彩色斑斕，精芒外映。還有一根似鐵非鐵，長約三寸，上繪符籙的長針。都是寶光隱隱外映，知是前古奇珍。爲防萬一，先照道書所載用法，飛入金霞之內，如法施爲，果然應手取下，纔放了心，將香雲寶蓋一同收去。

笑和尚正和歸吾父子三人同觀道書，談說前事，忽聽洞外天空中異聲大作，雜以龍吟，遠遠傳來。想起前受女主人之託，說有對頭要來侵害。仗她指點，自己得此前古奇珍，又蒙優禮款待，其勢不能坐視。一聲招呼，忙同歸吾父子往外趕去。匆迫之中，祇顧應援，忘了寶庫尚未收取。因洞門已全開放，通行容易，晃眼便到頭層洞外。耳聽異嘯龍吟之聲，越發猛惡，仰望卻不見甚爭鬥形迹。上面海水喫墨龍所噴丹氣逼住，宛如一座極大的水晶穹頂，將當地罩住。四人雖然未見主人的面，一則受託在先，又知來敵厲害，以爲主人夫婦業已被困，或是落在下風，正在勉強支持，龍吟乃是求援，也未仔細查聽，立時穿波而上。墨龍所噴丹氣本極強勁，不易穿過，這次竟是毫無阻力，越料求援正急。笑和尚雖然想起寶庫未收，內庫尚未發現，以爲助戰要緊，況又不知收法。心念微動，立即丟開，同縱遁光，穿波而上。當地是在天鏡湖底，離戰場頗遠，中間隔有好幾座峰崖擋住目光，急切間也未取出玉環查看。一離水面，便循聲趕去，剛越過前面高峰，便見一個身材清瘦的道人手指五股黑煙，煙中各裹着一口飛刀，與前見墨龍在晶幕之下飛空惡鬥。墨龍口噴青紫二色丹氣，敵住那五口飛刀，口中不住怒嘯，似有不支之勢。

四人天生俠腸，對於主人本就心存左袒，再見道人手發黑煙飛刀，不似正經修道之士，越發生出敵意。南海雙童首先飛身上前助戰。笑和尚雖然後發，動作更快。因想試驗新得法寶威力妙用，上來未用飛劍，祇把身形一晃，便到了道人前面。道人瞥見斜刺裏先後飛來四人，當頭兩個矮子劍光強烈，厲聲大喝：「你們哪裏來的？」話未說完，笑和尚人影一晃，已越向前面，哈哈笑道：「主人在此隱修多年，你這妖道叫甚名字？爲何上門欺人？」那道人也是該當晦氣，明明看出新來四人是正教中能手，仍然不甘就退，聞言反倒大怒，厲聲大喝：「無知小禿賊，也配問我名姓？我與妖龍仇深似海，你們既

是三清門下，爲何幫助妖孽，倚衆欺人？趁早退去，還可活命；否則，休怪我狠！」四人先見對方面帶狡詐，不似善良，成見已深；再見道人口噴黑氣，將雙童飛劍接住，說話又是那麼兇橫，越料對方不是海中精怪，也是左道妖邪，聞言全都有氣。笑和尚更因對方狂傲，不說名姓來歷，有意給他難堪。本想隱身上前打他一下，不料道人竟有法寶防身，笑和尚一掌打將上去，竟被一股潛力擋住，反震回來。如非功力高深，所用又是佛家小金剛掌，幾乎反被所傷。同時歸吾因覺兩生修爲均在旁門，前生愛子固已上進，笑和尚更是法力高強，望塵莫及，到處相形見絀，心生內愧，一見三人上前，也將法寶、飛劍一齊施爲。

道人看出墨龍頗有逃意，不知是計。心恨四人作梗，又喫笑和尚那一掌，雖未打傷，也自有些警覺。厲聲大喝：「無知小狗，今日叫你知我厲害！」說罷，雙肩搖處，背上所佩葫蘆內立有大股黑氣，中雜億萬寸許長的紅紫二色飛針，暴雨一般朝四人當頭罩下。經此一來，四人越把對方認作左道妖邪。笑和尚因先前一擊不中，有了戒心，惟恐雙童父子誤中邪法，揚手先是一片無形劍氣，將三人擋住，不令飛針上身。跟着發出太乙神雷，數十百丈金光雷火打向前面，黑煙、飛針立被震散。耳聽女主人遠遠狂呼之聲，墨龍全身均有丹氣籠護，口中悲鳴越急，以爲邪法厲害，便將新得三寶的騰蛇環發將出去。大半圈閃變無常的彩光，上面七條彩蛇，出手便自暴長畝許方圓，比電還急，飛舞而出，六條蛇口齊射五色靈焰，對準道人飛去。耳聽女主人狂呼與龍吟之聲，相與應和，也未聽清，仍指法寶上前。道人見狀大驚，面色立變，怒吼一聲，放出一道玄色精虹將身護住，收回飛刀，破空便逃。無奈來時容易去時難。上空晶幕，原是墨龍的丹氣與本身真靈相合，本是有意放他入內，敗後想逃，如何能夠，連衝兩次，不曾衝破。那大半圈彩光帶了七條口噴靈焰的怪蛇，又由後追來。沒奈何，祇得撥轉遁光，滿空飛逃。歸吾和南海雙童又各指飛劍、法寶，滿空追截。

笑和尚本來要追，因見墨龍盤空未動，祇朝四人點頭示謝，不曾追趕，心中奇怪。騰蛇環又具有靈性，一經放出，除非主人將其收回，不追上敵人決不停止。笑和尚正在尋思，忽見女主人凌空飛來，還未近前，便雙手連搖，高呼：「諸位道友，手下留情！」說罷，回顧墨龍，大聲呼喝，滿面均是怒容。笑和尚想起女主人前言，心方一動，待將騰蛇環止住，就這兩句話的工夫，一道玄色精光已朝女主人電馳飛去。還未到達，黑光中先射出一蓬墨色光雨，朝女主人打去，來勢比電還快。笑和尚因看出主人夫婦爭論，不便上前，稍微緩了一緩，玄虹已電馳飛到，纔一照面，便下毒手。祇聽女主人悲呼：「好狠！」似已受傷，人便往斜刺裏遁去。墨龍見仇敵所噴墨雨將愛妻打傷，立時暴怒，怒吼一聲，身形暴長，正在發威，想要拼命。忽聽女主人又在大聲疾呼：「你不放他逃走，我

就死在你面前！」隨聽玄虹中道人接口罵道：「無恥賤婢，你休要討好賣乖，今日叫你和那妖龍死無葬身之地！」說罷，玄虹微一掣動，又朝女主人電馳追去。

這時，騰蛇環和歸吾父子三人的飛劍本在尾隨急追，無如敵人已橫心拼命，飛遁又極神速，乘隙飛來，先發出一蓬墨雨，將人打傷，重又急追過去。笑和尚早知女主人有難言隱痛，一見妖道要斬盡殺絕，不由大怒，一指騰蛇環加急前追，緊跟着隱形飛遁，也急追上去。墨龍更是怒火攻心，剛一回身要追，女主人忽由側面飛回，面容慘變，大聲疾呼：「諸位道友，看我面上，請暫停手！我雖受傷，並不甚重。」說罷，回身猛朝墨龍撲去，一把抱住龍頭，連推帶撞，哭喊起來。道人在玄虹護身之下，本朝側面追趕，不料女主人精於玄功飛遁，法力甚高。先前受傷，原是情急之際偶然疏忽，更沒料到對方會下這等毒手。一經防備，便難追上。就這樣，仍恐道人爲衆所殺，本想用化身將其引開，本身飛回攔阻衆人，不令下手，強迫墨龍將其放走。偏生所幻化的替身又被對頭看破，回身追來，一見女主人抱着龍頭，代他哭訴，向衆求情，不但不領好心，反而激發怒火，又是一蓬墨色星雨發將出來。

笑和尚剛剛追到，因見女主人情急狂呼，神態可憐，本想停手，一見妖道這等狠法，心想迫使屈服，永絕後患，便暗放無形劍氣，想將主人護住，再行設法制服。誰知墨龍早有準備，先前乃是故意示怯，一見墨雨飛到，猛張口一噴，一團青紫二色的光氣飛將出去，兩下裏一撞，便自爆散，電也似疾，正朝敵人當頭裹下。忽聽女主人一聲悲叫，光氣忽又收回。道人幸脫危境，仍還不知進退，揚手又是七八十口裹着黑煙的飛刀朝前飛去。這原是同時發生，瞬息間事。笑和尚見妖道如此兇橫，不知進退，早按仙人傳授，暗中施爲，把手一指，騰蛇環所化彩虹早已追到，被笑和尚止住，突似驚虹電掣，暴長數十百丈，電也似疾將那玄虹圍在中央，上面七蛇齊噴靈焰，環繞衝射。同時歸吾父子三人也已追到，紛紛用法寶、飛劍上前夾攻。道人先仗玄虹護身，還不十分害怕，此時方想逃遁。笑和尚把手一指，那大半盤彩虹連同上面靈蛇，立似轉風車一般，將道人連身外玄虹一齊裹住。晃眼之間，蛇口靈焰交射中，玄虹竟被消滅了大半，周身也被極大吸力裹緊，休說逃走，移動都難。這纔知道厲害，厲聲喝道：「阿東！莫非你看我今日爲你葬送麼？」

女主人似已將墨龍止住，悽然嘆道：「似你狠心薄情，忘恩負義，況又自取滅亡，本應聽你自作自受。現既知悔，寧你不仁，我不可以無義。」隨向笑和尚帶愧說道：「此是貧道兩世冤孽，他雖多行不義，實不願其由我而死，還望諸位道友看我薄面，放他去吧。」笑和尚故意搖頭道：「放他不難，祇是這廝過於陰毒，以恩爲仇，放他必留後患，還

是除去的好。」說罷，取出那面上刻雙斧的古鐵令符微微一揚，兩柄日月雙輝的神斧立時光芒萬道，交叉飛出，照準道人頭上待要下落。道人防身寶光已被靈焰化去十之八九，身被裹緊，無法逃脫。瞥見神斧飛起，當頭下落，看出是前古至寶奇珍，心膽皆裂，顫聲急呼：「神僧饒命！如蒙網開一面，從此決不登門與他夫妻爲難。」笑和尚一面止住法寶，喝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既然知悔，看在主人面上，放你逃生。下次再被我發現惡跡，休想活命！」說罷，把手一招，收回法寶。道人滿面羞慚，朝主人看了一眼，騰空便起。笑和尚看出對方目射兇光，知其不懷好意，連忙隱身追去。這次道人居然未受阻隔，衝破晶幕而出。剛到上面，不知有人暗中尾隨，咬牙切齒，惡狠狠手指下面，厲聲咒罵。笑和尚見他如此卑鄙陰險，不禁有氣，剛要追上給他喫點苦頭。忽見道人取出一塊方形水晶，看了一看，好似有甚警兆，面上一驚，身形一晃，便縱水遁逃去，一閃無蹤，祇得罷了，暗忖：「此人所用法寶頗似左道中的能手，不知是何來歷？主人不肯明言，未便詢問。看他行事神情，早晚仍是後患。」正往回飛，女主人和歸吾父子三人恰同迎來。再看墨龍，已先退去。

女主人似恐衆人盤問底細，見面稱謝之後，苦笑說道：「諸位道友高義，刻骨銘心。外子和今日來人有不解之仇，不知怎會被他算出強敵要來，借着受點微傷，將我騙去，軟禁水中，意欲與敵拼命。如非強衝禁網，趕來解圍，雙方必有一傷。雖蒙手下留情，將其放走，仍然未如預計。可恨外子一味感情用事，不知利害。否則，仰仗諸位大力相助，祇要不將我困住，諸位法寶早已到手。貧道再與諸位略爲商議，將來人驚走。他祇當古仙人的藏珍被我取得，此人貪小，祇要將外子所得靈丹和他想了多年的一件法寶送他講和，從此便可各不相擾，永絕後患，有多好呢！實不相瞞，諸位道友在此已有多日，前半固是借重鼎力，有意延挨，後半實由取寶耽延，看似不久，歷時卻久。請至荒居小坐，便請起身如何？」四人聞言，一算日期，果然祇剩兩天限期，不禁心急起來，忙將靈丹分與主人一瓶，匆匆辭別，主人也未強留。笑和尚行時忽想起寶庫未收，忙問：「此時往取，可來得及？」女主人笑答：「此時海眼洞府已全封閉，暫時取不成了。好在英、雲姊妹不久要來，彼時再取不遲，請上路吧。」

四人隨即衝波而起，往北海飛去。到了北海絳雲宮海面附近，遙望前面，暗雲海霧，上與天接。乍看還無過分驚人之處，後來越飛越近，入了霧陣之中。四人去時，奉有楊瑾密令，早將遁光連人隱去。因還有一晝夜限期，相隔絳雲宮海面祇七八百里，各將衝空飛行之聲隱去，緩緩前進。看出越往前飛，霧氣越重，灰濛濛望不到底。遙聞萬雷轟隆怒鬨之聲，互相應和，聲震天地。四人照着楊瑾所說，環着霧陣暗中查看。正貼水面緩緩同飛，忽聽身前不遠有兩人低語爭論。趕過去一看，原來當地乃是海中一座無人小島，

大隻數畝，宛如一個碧螺浮在水上。地不甚大，但是花木繁茂，景物清麗。如非四外海氣荒涼，終年愁雲慘霧連接不開，真乃極好所在。那兩人都是道裝少年，臨水而坐。聽那口氣，好似二人的師父與人有仇，算計敵人近日功德圓滿，元嬰煉成，快成氣候之際，前往擾害，並還帶了幾個得力門人，持了幾件法寶，分成三面埋伏，以防敵人元神飛逃，分頭堵截。因嫌爲日甚多，海面遼闊，景物幽晦，特由別處移來幾座小島，以便門人在上守候。四人纔知兩少年存身小島，竟由別處移來。門人如此，乃師法力之高可想而知。笑和尚足智多謀，暗忖：「爲時尚有一晝夜，何不就便設法探聽虛實？」心念一動，便用傳聲告知南海雙童父子小心戒備，暗中查聽，相機行事。不料那兩人談過幾句，便離開了本題，所說全是同道往還和海外採藥經過，不再提到正文。依了南海雙童，既聽不出所以然來，同時又聽遠遠雷聲爆炸，聲雖沉悶，好似隔着極厚的濃霧，但是繁密異常，連千百里外的地殼均受震撼，意欲趕往前面觀察。笑和尚本來要走，偶然一眼瞥見兩少年互相對看微笑，所談越不相干，猛觸靈機。暗忖：「我們到時，這兩人正在談論乃師乘隙報仇之事，話未說完，我們纔到島上，忽然轉了口風，對前事隻字不提。莫要隱形法未被看出，島上卻設有埋伏禁制，人一上島，立被警覺，也未可知。」心中一動，立用傳聲暗告三人：「同往島西，隱形遁走，動作越快越妙。不聽呼喚，不可回顧。」

四人原本立在兩少年左側花樹之下查聽動靜，甄氏弟兄和乃父歸吾剛縱遁光隱形飛走，內一少年面色忽變，微一冷笑，把手往外揚起，待要施爲。不料笑和尚早有準備，先和甄氏父子同縱遁光離開地面，卻不飛走，人仍停在原處未動。一見少年伸手發難，故意把手一指，立飛起四條人影，由甄氏父子所去之處略現形迹，忽然改道，往斜刺裏飛去。因知水仙門下男女徒衆都是水族修成，因而所幻化的四條人影相貌均極醜怪，似人非人，各在一片灰黃煙光擁護之中朝側面飛遁。少年手中兩道紅光也電掣而出，本朝甄氏父子這一面急追。那四條人影出現正巧，彷彿害怕敵人紅光，改道逃遁神氣。少年先誤認爲所發紅光破了隱形之法，忙指法寶急追，不知對方乃是幻影，暗中有人主持。他這裏一追，幻影立時遁入海中，少年立指紅光往下追去。笑和尚防他看破，幻影入海，並不當時消滅，等到紅光追上，方作爲想逃無及，被那紅光裹住一絞，立成粉碎，海水也似被血染成紅色。少年方始收回法寶，笑對同伴道：「師兄，你看這些水怪也敢來此窺探，豈非找死！」同伴青衣少年似如未聞，祇向四外留神查聽。隔了一會兒，微笑道：「我看事情無此容易，你當四個水怪是真的麼？」少年答說：「我先和你說話，也許被他們聽去了。或許我們一時疏忽，不自警覺。他們偏大膽冒失，入我禁地。如非我們行事慎重，過信傳言，以爲對方師徒法力甚高，又覺來人隱形神妙，暗中查聽了好些時，不見絲毫形聲，我早下手了。後來我見敵人逃遁，實在氣他不過，還拿不定是否能夠追上。試用紅光一追，誰知他們祇擅隱形之法，並無大用。你分明見我用赤屍煞光將其絞成肉

泥，莫非還是假的不成？」

青衣少年笑道：「我看此事有好些可疑。這幾個水怪既然擅長那麼好的隱形法，必非弱者。何況水母師徒素來護短，她那門人向不許人欺侮，法力稍差，休說遠出和人對敵，連她那絳雲宮都不許離開一步。何況我們師父是她師徒三人多年來的夙仇大敵，又當仇人元嬰煉成，功候將完之際，怎會縱令這類毫無法力的門人遠出探敵？還有那四人死得太易，也未回手，死後連元神都未見飛起，此時我越想越怪。我二人奉命防守，責任重大，莫要上了敵人的當纔笑話呢。本來連這幾句話也不想說，因見敵人去後不曾再來，不問所殺是真是假，這赤屍煞光敵人不會不知，也許看出我們不好惹，幻化出幾條幻影，本身早已知難而退。適纔行法查看，不見形迹。師弟自信太深，這等粗心，極易誤事。爲此令你留意，現在雙方勝敗存亡，祇此一舉。師父正與陸巽在絳雲宮中苦鬥相持，整座絳雲宮均在師父赤屍煞火籠罩之下，祇要鬥過明夜子時，敵人如無強有力的救兵趕到，萬無幸理。敵人本來就是九死一生的關頭，她那門下孽徒偏不知利害輕重。日前有幾個中土隱修的散仙，同了崑崙派兩個後輩由金銀島起身，因其中有兩個轉劫重生的法力雖高，年紀卻輕，童心未退，強着內中一人，用金銀劍氣化一長堤，凌波飛渡，偶然疏忽，忘了前面霧海中離絳雲宮禁地不遠，以致誤入。這班狗仗人勢的孽徒，也不想想他們師父多年閉宮苦修，功候快要圓滿，正當要緊關頭，我們師父這個大對頭已是難於抵禦，竟又多生枝節，無故添出好些強敵。並且來人自知疏忽，已經飛高，並向孽徒們賠話；所行之處，又偏在絳雲宮側面，至多劍氣照耀海水，絳雲宮前立有兩座闢水牌坊，便在宮前，也不至於驚擾，何況相隔尚遠。這班無知孽徒因想起宮前牌坊原是三座，昔年被神駝乙休用兩件至寶奇珍換去一座，轉送與峨眉妙一真人，以爲開府的點綴，無法取回。乃師不久有難，連日正在加功苦煉，見來人遁光強烈，恐驚乃師，分了心神，誤以爲他們那獨門癸水雷珠威力神妙，師父之外無人能敵，不特仗勢欺人，迫令來人認罪服輸，並還看上內中兩個幼童，妄想收爲弟子。不料對方年紀雖輕，法力卻高。表面困入他們雷山火海之中，實則來人和他師父素無仇怨，不願樹敵，未將那幾件佛門至寶一齊發動，欲待他們師父出面理論，以防結怨樹敵，或是雙方各走極端，生出別的災害。

「昨日陸巽嬰兒煉成，得知此事，又急又怒。正待責罰衆孽徒，並與來人相見，也是劫難將臨，行事顛倒，素來好勝，覺出孽徒已將水母獨門法術法寶一齊施爲，不特沒有佔到一點上風，如非來人手下留情，幾乎反爲所制。而且又用法寶查聽出對方心意，疑心他故意縱容門人出頭爲難，就此出面，無異向人認罪服輸，越想越不是意思。同時又接到我們師父就要前來尋他報仇之信。那癸水雷珠，照例敵人法力越高，它反應之力也越大。雖是水宮奇珍，似連日這等用法，從來未有。如今絳雲宮方圓千數百里以內，均被

這類雷珠滿布。最後又因敵人持有仙、佛兩門至寶，將這一帶化成萬丈冰山，一直凍入海底，生出好些妙用。知道我們師父來去如電，神速無比，防不勝防，稍微疏忽，立被侵入，難得這幾個過客祇守不攻，不與爲難，正好借着所持仙、佛兩門至寶，激動癸水寒精元氣，隨時發生變化，護住當地。自身躲在海底宮中，由門下孽徒四外防護。滿擬我們師父必爲那萬丈冰山、無邊海氣所阻，水宮左右更有各種埋伏禁制，決難侵入雷池一步。做夢也沒想到，我們師父去時，託朋友借了一件法寶，名爲太乙金鱗舟，加上自有的一件法寶，前數日趕來此地。

「事也真巧，到時正值癸水雷珠受了仙、佛兩門至寶衝蕩，生出反應，大片海水齊化雷珠，紛紛爆炸，密層層上與天接。我們師父便將元神藏身舟中，再借法寶妙用隱卻形聲，一直侵入海底。本來晃眼到達宮前，離那闢水牌坊也祇數十里遠近，眼看深入重地，一舉成功。也是我們師父覺出敵人以前法力頗強，臨事審慎太過，恐被敵人警覺，將太乙金鱗舟收去，欲以玄功變化隱形飛遁，深入宮中，一舉將敵人師徒除去。沒想到此寶乃西方庚金元精煉成，既與癸水相生，又是仙府奇珍，妙用無窮。雖是借來之物，難於發揮全力，用以護身隱形，卻具有極大妙用，寶光又隱，敵人決看不出。這一捨寶不用，別的不說，身形雖隱，隨帶幾件本門至寶和那赤屍煞光，隔老遠便被敵人看破。對方原有準備，時刻都在提心吊膽，立將埋伏發動，先將我們師父隱形之法破去，上來聲勢十分猛惡。前聽我們師父傳聲發令，差一點沒被敵人困住。後來雖得衝破，但看出仇敵用的是緩兵之策，借着各層埋伏禁制，相持待救，以致破了一層，又是一層，直到今日，還未越過頭座牌坊。

「我們師父本想攻破地殼，毀滅仇敵這座水宮，稍出胸中惡氣，再作復仇之想。偏生下面佈滿層層埋伏，上空千餘里方圓大片海面，又被那無心路過的人將癸水雷珠威力全部引發。師父如以全力施爲，就能報仇出氣，所發生的災劫也不知如何浩大。一則造孽太甚，心有顧忌；再者，那幾個人頗有來歷，所持均是仙、佛兩門具有極大威力的至寶奇珍。他們這些自命不凡的正教中人，見我們師父發動這類空前浩劫，必定不容。我們師父雖不把這些後生小輩放在心上，一則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；再者，對方師長均是有名人物，人多勢盛，一旦成仇，不勝其煩。本來彼此素無嫌怨，何苦結仇自擾？不願多事，祇得強行忍耐。看那數人神情，也似守候待援，此時最好所盼援兵尋來，仗着他們法寶之力，粗心大意，將癸水元精真氣所化雷珠冰山、冷焰寒雲和受法寶反應所化熱霧破去。上面起了劇烈變化，下面整座絳雲宮立受危害。仇敵因見孽由已造，必多顧慮，也許連元神都不等復體，便趕出拼鬥，都不一定。祇一現身，必爲我們師父所殺無疑。就這樣，還防他師徒逃走，令我們幾面合圍，遠遠防守。如見外來的人，速用傳聲稟告。這一面

乃是往來要道，敵人師徒如逃，固非經此不可；便是被困數人的援兵，也是必由之路。

「你祇見方纔殺那四人容易，卻沒想到事須合理。這裏海氣荒涼，終年愁雲慘霧籠罩，怎會有此景物靈奇的小島孤懸海中？外人經過發現，難免窺探。對方身形已隱，人數又多，來歷姓名絲毫不知，又未存有敵意，略爲偷聽了一陣，不致遁走，你爲何便把本門獨有的赤屍煞光妄自發出，豈不惹事？如非看出來人法力甚高，不肯計較，我早向你攔阻了。依我之見，多半來人故弄狡獪；再不，也許絳雲宮中逃出來的那些蝦兵蟹將，被你無心相遇，一時誤會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便下殺手，其實方纔隱形窺探的四人已早遁走。這四人不是不知道我們來歷，不願無故樹敵，便是行輩較高，又覺自己不應隱形窺探，或是應援心急，惟恐延誤，自行走去。你在那裏賣弄，人家早已飛走，你還得意呢！」少年意似不服，還待爭論。

笑和尚先見少年所發紅光與衆不同，分明是旁門家數，偏不帶甚邪氣，早就奇怪。後來隱形窺探，聽出所發竟是赤屍煞光，忽然想起一個隱迹多年，久已不聽說起的旁門老輩，不禁大驚，知這師徒四人和紅雲大師一樣，最是難惹。所習雖是旁門，除性情古怪而外，法令甚嚴，無甚惡跡。昔年因與血神子鄧隱交厚，當鄧隱事急往投時，他雖不善鄧隱所爲，向其告誡，仍以死力護庇，致與師祖長眉真人對敵。如非師祖知其爲友熱腸，所用邪法雖極厲害，平日無甚惡跡，格外寬容，幾被誅戮，形神皆滅。就這樣，仍損失了許多法寶，僅以身免。如換別的左道妖邪受此重創，必定懷恨。他因看出對方有意寬容，不肯傷他性命，不特不恨，反倒心生感激。由此告誡門人說：「以鄧隱法力之高，又具有正邪諸家之長，尚爲長眉真人所敗，被困在西崑崙星宿海底，永無出頭之日，何況我們。我生平從未經此大敗，以我爲人，最重恩怨，本來有仇必報，無如我和長眉真人對敵三次，均應慘死，全是對方留情，纔得保此殘生，否則連元神均必消滅。看似仇敵，實是有恩於我。我已放棄復仇之念，便是你們將來在外，如遇長眉真人門下徒子徒孫，祇要是真人一脈相傳，非到對方萬分逼迫，生死關頭，祇許退讓，不許還手。據我觀察，真人那麼仁慈寬厚，門下徒衆必能仰體師意，也決無趕盡殺絕之事。」由此，把和峨眉派對敵列爲他門下的禁條。笑和尚自從轉世以來，不曾聽人再提，想不到水仙仇敵竟是此人，不知何故，仇怨難解。休看自己這面持有仙、佛兩門的至寶，如論法力神通，恐還未必是此人對手。再一回憶由楊瑾轉來的少陽神君飛書仙示上面的語意，知道雙方仇怨太深，一個鬧僵，便不免惹出滔天大禍。

笑和尚心正憂疑，忽聽遠遠水雷巨響之聲正在猛烈頭上，忽然停止。跟着起了一種極奇怪的沸水之聲。又聽南海雙童傳聲遙喚。暗忖：「這兩人的來歷已經探聽出來，在此無

益。不如去往前途，先查明瞭形勢，好做準備。」本來要走，因見兩少年爭論不休，意欲給他們一個警告，行時故意觸動島上禁制，足先沾地，再行飛起。兩少年似知來人未走，面色立變。青衣少年手掐法訣，往上一揚，立有大蓬紅光四下飛射，再分佈下來，將當地一齊籠罩在內，約有數十畝方圓，宛如一座穹頂形的光山壓向海上，來勢比電還快。笑和尚天性滑稽，本意是點醒對方莫太驕狂自恃，並想試驗那赤屍煞光的威力。不料對方發動這等神速，祇一晃眼，便被煞光籠罩在內。雖然法力高強，又有至寶隨身，知道無害，但見此威力，也頗驚心。方想運用無形劍氣一試，忽聽青衣少年回身喝道：「何方道友光降，請現身形賜教如何？」

笑和尚本打算觸動埋伏，立時飛走，不料身剛離地，紅光暴起，人便被困在內。於是索性不走，仍舊隱身，靜待對方如何下手，相機應付。看出那紅光好似一口大鐘籠罩海上，光雖強烈，中空之處甚是寬大，並無異兆。知道對方先禮後兵，意欲逼令現形，問明來歷姓名，再作計較。因見兩少年雖然回身喝問，並未看出人在何方，偏又故意做作，彷彿敵人已在眼前，被其看破，便有意淘氣，也不答話，哈哈一笑，往兩少年身後飛去。青衣少年冷笑道：「這位道友當真不肯見教麼？」說罷，將手一指，四外紅光電一般連閃兩閃，便往中央合攏，晃眼縮成三四丈大小停住。兩少年重又同聲喝道：「彼此素昧平生，無故來此窺探，好意請教，再不現身，我二人便要無禮了。」說罷，見仍無迴音，俱都大怒。一個手持法寶準備施爲；一個將手一指，紅光重又由大而小，往中心縮去。兩少年立即透出光外，勢子卻比方纔要緩得多，看神氣好似迫對方現形，仍無傷人之意。等煞光縮成丈許大小一幢，罩向地上，重又停止，光更強烈，其紅如血。內層更有億萬細如牛毛的芒雨朝內飛射。笑和尚早搶立在兩少年的中間，運用玄功，緊附青衣少年之前，把對方當作盾牌，任那煞光透過，隨同脫出光外。見那煞光如精芒電雨，果是厲害。

兩少年因對方始終不曾回答，也未現出形迹，面上均有驚疑之容。最後厲聲喝道：「我二人因奉師命，不肯無故傷人，再三好言相勸，仍是不聽。休以爲隱形神妙，我這赤屍七煞神光雖不似玄武烏煞羅睺血焰神罡那等陰毒，威力卻差不多。你已在煞光籠罩之下，再不見機，神光合一，我們縱不想下毒手，也是不死必傷，何苦來呢！」說罷，見仍無迴音，一個便催下手，青衣少年還在遲疑。笑和尚忍不住哈哈一笑。另一少年知道方纔未將敵人困住，大喝一聲，揚手一蓬比血還紅的飛針，朝笑和尚發聲之處打到。青衣少年把手一指，先發紅光重又展布，向前追來。這次笑和尚有了經驗，自然更不會被他困住，剛一發笑，人早飛向一旁，跟着又是哈哈一笑。兩少年見那麼快的煞光飛出，竟被敵人遁走，又驚又怒，二次指揮神光電馳追去。笑和尚人早遁開，又在別處發出笑聲。兩少年見不是路，口中厲聲喝問，煞光發之不已，當地四外全被這類煞光佈滿。笑和尚

祇是一味引逗，既不現身，也不還攻。最後方始哈哈笑道：「我本無心經過，後聽二位道友談論，得知令師竟是我聞名多年的老前輩赤屍神君。因二位道友說得那麼兇，想要領教貴派獨門赤屍煞光的威力；又以前途有事，無暇奉陪多談，致多得罪。此時已經領教，這赤屍煞光威力果是驚人。改日再見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說時，另一少年已隨手發出一片煞光，將人罩住。笑和尚胸有成竹，此時已試出對方功候尚差；比平日所聞乃師功力相去尚遠，也就不再閃避，任其罩住。青衣少年聽對方發話，本想攔阻同伴不令下手，不料已經發難。方想回問，笑和尚把話說完，立運玄功，在無形劍氣防身之下，衝破煞光，往前飛去。

兩少年萬沒想到對方法力如此高強，煞光照體不特沒有現形，反被衝破，通行無阻。又聽笑聲去遠，知道追趕不上。因來人祇是稍爲戲弄，不曾爲敵，自己不該先行下手，恐乃師見怪，也未傳聲稟報。後來想起來人去處正是絳雲宮一面，非敵即友，此時到來，必與雙方惡鬥有關。無如師父性暴，稟告已遲，就此含混過去，或者無事，否則難免不受重罰。這一膽怯，立止前念，始終不曾稟報。笑和尚如在煞光初起時隱形遁走，原可無事。這一出聲發笑，又引逗了一陣，無意之間與兩少年結了嫌怨，以致將來惹出許多事來，幾乎爲此延誤道業。暫且不提。

南海雙童同了歸吾，先由海中水遁，飛出三數百里，猛覺前面海水快要結冰。知道當地雖是北極冰洋盡頭一帶，但與陷空島氣候不同，相隔也遠，終年祇是暗雲籠罩，並不甚冷。耳聽萬雷交閧，聲更繁密，料知相隔陣地將近。海水受了癸水雷珠反應，已快成冰。因時尚早，笑和尚尚未迫來，三人不敢冒失前進，同在當地等待，並用傳聲請笑和尚趕往商議。待了好一會兒，不見人來，重又傳聲詢問。後接到笑和尚傳聲回話，說兩少年乃赤屍神君門下，正想試那煞光威力，令其暫候。海中忽湧來大股熱浪，雷聲立止。心正驚奇，猛瞥見七八道細如遊絲的各色光華，每道長祇丈許或數尺不等，由斜刺裏飛來，往側面作半圓形繞去，轉眼無蹤。三人一同隱身懸立海上，甄兌正取寶鏡向前查看，忽在無意中看出，忙喊：「爹爹、大哥快看！」已無蹤影。再看前面，鏡光照處，萬丈海波已早成了實質，一片灰白色的光影似冰非冰，上與天接，相隔當地不過二三百里。遙望中心陣地，無數水雷仍在紛紛爆炸。內中一幢金光高約十丈，四外均是灰白色的寒光包圍，看去似光似氣，中雜無量數密如雨雪的銀花，電轉星翻，不住騰涌閃變。三枝青碧二色的箭形精光和一團上有六角的星形金輪，正在那雷珠水泡互相擠軋爆炸的光海之中往來飛舞。輪上六根芒角各發出大量銀色火花，暴雨也似射向四外密集噴發的雷珠水泡之上，沾着一點，便化爲大股熱煙，中雜沸水之聲，漸漸熱氣越來越濃。隔了一會兒，飛箭、金輪一同收去，熱霧也由濃而淡，忽然凍成堅冰，將那金光祥霞包圍在內。看出

此是水母宮中天一玄冰，方圓千餘里內，由海底起，直達天空，已凍成一片其大無比的堅冰，少說也有千餘里方圓，高達萬丈以上。又看出那幢金光祥霞乃李洪金蓮神座。雖因佛家至寶威力神妙，內中人物，寶鏡不能透視，但先前所見那一輪三箭從未見過，可見同伴必不在少數。南海雙童均愛李洪天真靈慧，人又義氣誠懇。來時所觀少陽神君來書，並未提到李洪被困之事。知道金蓮神座，外人不會借用，既見此寶，李洪必已被困無疑。心正憂急，待催笑和尚速往應援，先將李洪救出險地，或與會合，再打主意。忽又聽海底鐘磬細樂之聲隱隱傳來。

笑和尚也已趕到。他和李洪屢世同門至交，曾聽諸葛警我談起他今生功力，更勝前生。懷抱之中，便被天蒙禪師度去拜見父母，由此恢復靈智法力。因爲九生修積，根基福澤深厚異常，到處仙緣遇合，師長同門個個期愛。未滿十歲，便出行道，仗着累生修爲，法力日高，又得有仙、佛兩門至寶奇珍，上次隨同七矮開建小南極天外神山光明境仙府，合誅萬載寒蚿，出力甚多，年紀雖輕，幾乎所向無敵。這次來時，燃脂頭陀曾說他歸途必與一前生好友相遇，可將香雲寶蓋轉借，不料是他在此，心中大喜。知道金蓮神座威力神妙，不論正邪各派多厲害的法寶、飛劍也不能傷，困守冰海之中，必有原因。也許奉有使命，或是知道絳雲真人正與強敵相持，惟恐激出災害，纔不肯發難。祇不知雙方素無仇怨，水仙何故與他爲難？少陽來書，祇說水仙有難，令往相助，前途還有幾個幫手已經先至，別的均未提起，好些不解。忙告甄氏弟兄說：「李洪決可無事，不須憂疑。」說完，本想捱到預定時刻趕去，但甄氏弟兄深知天一玄冰威力，均想見着李洪，纔能放心。笑和尚也因累生良友，急於相見，一經慫恿，立時動搖。暗忖：「先與李洪本人相見，問明情由，再作計較，還可問出一點虛實。祇要等到下手時候，或是提前趕往闢水牌坊之下隱形坐待，也是一樣。如今相差共祇兩三個時辰，相隔還有千餘里始到陣地中心，總共早不了多少時辰，當無大害。」心念一動，便率甄氏父子朝前趕去。